



麦克白夫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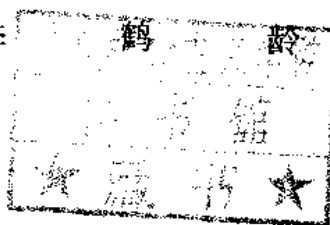
斯科夫 著 李鹤龄 译

★ 藏书 ★

麦克白夫人

[俄]尼·谢·列斯科夫 著

李 鹤 龄 译



200198286

“外国文学名著”出版说明

为了帮助读者扩大视野，认识世界；为了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借鉴创作经验和技巧，本社特陆续出版“外国文学名著”。这套书主要选收外国古代和现代有代表性的优秀中长篇小说。所选书目注重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平，并反映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对独树一帜、影响甚大而尚未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知晓的名家名著将优先介绍。

责任编辑：刘硕良

装帧设计：文 希

麦克白夫人

〔俄〕尼·谢·列斯科夫 著

李 鹤 龄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4 235 千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印数 52,801—89,300 册

书号：10256·18 定价：1.55 元

列斯科夫著

李鶴齡譯

麥克白夫人

戈宝权題



一九八二年四月于長沙



作者像

译本前言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列斯科夫，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上，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作家。和他同辈的文豪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都对他评价甚高；晚一辈的作家对他更是十分尊敬，说他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契诃夫甚至尊之为师。从他们作品的语言、结构、手法等等方面来看，这种师承关系确实是存在的。至于高尔基对列斯科夫的评价，则更为深刻、全面、公允。一方面他指出列斯科夫作品的思想局限，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它们的成就及其对俄国文学的影响。总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他认为，作为语言艺术家，列斯科夫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与列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文学巨匠并列。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起，到九十年代中期去世为止，列斯科夫在俄国文坛上活跃了三十余年，留下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特别是他的中短篇，更

DM 68/09

为文学界所称道，有的被称为俄国文学的“珍珠”，被引为民族的骄傲；有的被改编成电影、戏剧，搬上银幕、舞台；有的被改编成歌剧，演出数十年，上座率不减，给广大的读者和观众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但是这些“珍珠”，我们译成中文的很少，因此列斯科夫的名字，对于我国广大的读者来说，还相当生疏。

现在列斯科夫的中短篇选集出版了。作为它的译者，我愿意借此机会谈谈我对作者和他的作品的一些粗浅看法，同时提供一些资料，供读者参考。错误与不当之处，恳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列斯科夫生于一八三一年二月，距今已逾一百五十周年。他出生在俄国农村一个不大的地主家里。父亲曾经在法院供职。他思想保守，但兴趣比较广泛，好读古书，译过古代罗马的诗歌，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

列斯科夫行年十六，即适父丧，不久又遭大火，财产几乎尽毁，从此家道中落，无法继续升学，所以中学未及毕业，即步入社会，供职于刑事法庭。后来在他的舅父，基辅大学经济系教授的支持下，移居基辅，成为基辅大学经济系的旁听生，得以完成学业。

在寄居舅家期间，列斯科夫结识一批著名的知

识分子，包括乌克兰文化的伟大代表和名作家塔拉斯·舍甫琴柯。在他们的影响下，列斯科夫对基辅的古代艺术包括绘画与建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了俄国古代艺术的行家。

一八五七年，列斯科夫到他姑父开办的一家贸易公司担任高级职员。他经常为公司的事务出差，几乎走遍了俄国的欧洲部分。

列斯科夫的文学生涯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是俄国历史上一个大转折的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农奴制度无法再继续下去了。而克里木大会战的失败，又使沙皇政府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吓慌了沙皇政府，它终于被迫于一八六一年宣布废除农奴制。当时，围绕着农奴制废除的条件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沙皇制度，号召农民起来革命，打倒农奴主——地主，推翻沙皇政府。而沙皇政府则千方百计维护农奴主，维护沙皇制度，准备对革命民主主义运动进行镇压。于是，在六十年代的俄国社会运动中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展开激烈的斗争。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明显地反映在文学活动之中。

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列斯科夫站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对立面。他本来是怀着对人民苦难的真诚同情而加入文学家行列的，而且对人民的苦难生活

有过比较深入的观察和了解，所以他最初的几部作品如《旱灾》（即《熄灭了的事业》）、《强盗》、《一个农村女人的一生》和《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都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农奴制的罪恶，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城乡人民生活中的悲剧性事件，表明他是反对农奴制的。但是由于政治思想立场上的错误，他不肯站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一边来。他承认现实的肮脏、不平、腐朽，却不主张用政治斗争的手段去改变现存制度，去反对沙皇政府，而主张用阶级调和的观点，道德感化的方法去解决社会矛盾。他的这一错误，在《一个农村女人的一生》中就有了表露。不过，这篇作品艺术水平相当高，作者以简洁的笔墨，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年轻而高傲的农村女人的形象，写出了她苦难的一生和她爱情上的悲剧。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艺术地反映了俄国农村中的富农经济。这是俄国文学中最早触及这一方面的作品之一。

遗憾的是，作者在这部作品中表露出来的错误观点，不仅没有得改正，反而愈加发展，再加上外部反动势力的怂恿与蛊惑，使得作者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他的笔成了反动势力反对革命民主主义的有力武器，写出了一系列错误作品。一八六三年的中篇《磨牛》，一八六四年的长篇《走投无路》，一八六五年的长篇《上当》，一八七〇年的长篇《结仇》等，都是属于这一类作品。作者在

这些作品中对革命民主主义者进行人身攻击，露骨地反对革命民主主义运动。他力图使人相信，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在人民中间没有任何基础。在他的笔下，革命民主主义者都是一批精神空虚、愚昧无知、软弱无力、荒唐到可笑地步的政治盲人。他们没有任何前途。这样的作品，理所当然地要受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批判。可喜的是作者在晚年自己也对这些作品，作出了否定。

到七十年代初期，列斯科夫虽然与反动的社会团体和文学团体仍然保持联系，但在作品中已经没有明显的反对革命民主主义的成分了。他这一阶段的创作，已经转向于塑造生活中的正面人物。长篇《神职人员》、中篇《被刻下的天使》以及短篇《令人神往的云游僧》、《天涯》等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作者以农民、手工业者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表现了他们的智慧、才能和品质。但作者所着力塑造出来的“英雄”，终究只是抽象的好人，符合于宗法制度的好人。在艺术方面，这些作品的写作技巧已经相当高，标志着作者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整个来说，列斯科夫毕竟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生活真实的不断探索与追求，对劳动人民的深刻同情，不可能不使列斯科夫与反动集团分道扬镳。思想上的转变虽然没能使他走上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道路，但使他逐渐远离御用

的反动集团，重新思考许多问题。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列斯科夫与教会也决裂了。一八七八年他开始写特写《主教生活琐事》，揭露上层教会集团的昏庸、腐败。短篇小说集《佚名者笔记》也具有明显的反教会的性质。因此作者遭到了反动势力的疯狂攻击，《主教生活琐事》被禁止出版。甚至他的文学活动也被认为与他在政府教育部所担任的学术委员不相称。作者不愿意放弃文学生活，愤而辞去了公职。

自此以后，他虽然没有抛弃自己的政治观点，仍然否认革命的道路，但是他对现实的认识深化了，作品中的讽刺成分增强了。在某些作品中他甚至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了王公贵族与皇帝，后来更公然以“垃圾清除者”自居，对八十年代的反动进行痛斥。

列斯科夫在八十年代对历史题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写出了象《左撇子》、《理发艺术家》、《补鞋匠》等杰出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所歌颂的不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而是创造历史的普通人民，是他们的智慧、才能与品质。

作者的晚年，是在反动势力的压迫下度过的，而他并没有屈服于压迫。他的最后一部中篇《兔窟》，已经把批判的锋芒对着整个反动的沙皇制度，触及的现实问题相当深广。这部重要著作，在作者生前未能出版，直到一九一七年才与读者见面。

一八九五年三月五日，列斯科夫逝世。

纵观作者的一生，我们看到他所走过的是一条复杂、曲折、矛盾的道路。从政治上讲，他虽然最终脱离了反动的文学集团，但始终未能加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行列；从思想上讲，他也始终未能跳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圈子，没有接受唯物主义。在他留下的巨大文学遗产中，并不都是值得珍贵的。但是，作为杰出的语言艺术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不少著作值得我们借鉴，而在语言的运用和写作技巧上，更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东西。

列斯科夫是主张文学艺术要为生活服务的。他非常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坚决反对颓废派。他曾经坚定而明确地宣告：“我根本不明白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不，艺术应该带来好处，只有这时它才具有一定的意义。……文学上也是如此：既然不能利用它为真、善服务，那就没有必要去写，那就应当抛弃这玩意儿……”

早在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他就认为“生活有权要求作家和文学认真地为它的利益服务。”在作者看来，作家对社会所承担的任务就是向它“说真话”，说实话。从列斯科夫的全部创作来看，在大多数优秀作品中，他实践了自己的原则，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的创作和十九世纪的俄国批判

现实主义文学联系在一起，完全有理由把他作为十九世纪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如果说列斯科夫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还有人持保留态度的话，那么，作为一名多才多艺的语言艺术家则是一致公认的。他是公认的叙事的能手，说故事的天才，讽刺幽默的大师，而在民间语言的运用上，在俄国文学史上，恐怕只有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等少数人可以与他媲美。

高尔基非常赞赏列斯科夫的语言，认为他“精通俄语并热爱俄语的美”。这并非溢美之辞，列斯科夫的语言，的确独具风格，纯朴、简练、生动、风趣。作者善于利用方言、土语、行话、自造的新词，使人物语言既丰富多采，又十分贴切。这是许多作家难以企及的。他自己常常说他是生长在人民中间，热爱人民，作品的语言不是他自己造出来的，而是从人民口中“偷听来的”。

在作品的形式和体裁方面，他非常讲究精巧、多样。特写、回忆、杂感，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剧本、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应有尽有，而且写来运用自如，独具一格。他特别擅长短篇。在俄国文坛中短篇小说几乎每个作家都写，但是能够写得象列斯科夫这样精美的，为数并不很多。他的《左撇子》、《理发艺术家》在俄国和苏联几乎无人不读。近年来有人还把他的《哨兵》、《天涯》与《左撇子》、《理发艺术家》看做是俄国文学的“珍珠”（参见

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

他的优秀作品，如此受人推崇，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因为这些作品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引人入胜。特别是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收入这个译本的早期作品《麦克白夫人》（原名《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就是这样的一篇佳作。它绘写了卡捷琳娜·伊兹迈依诺娃由热情奔放、纯朴天真而堕落、犯罪，最后自我毁灭的历史。悲剧的女主人公本是一位天真、活泼，性格开朗、热情洋溢的农村少女，由于家贫，被迫嫁给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商人伊兹迈依诺夫为妻。从此她失去了精神上的自由，整天被关在空荡荡的深闺高院之中，几乎与外界隔绝。尽管生活上有吃有穿，舒舒服服，但精神上空虚苦闷到了极点。实际上她已失去了做人的自由，成了商人手中的玩物，“一只关在笼中的金丝雀”。她渴望爱情，寻求精神寄托，直至走上堕落犯罪的道路，先是毒死公公，继而掐死亲夫，最后为了独吞财产，又与奸夫谢尔盖共同掐死了亲夫的外甥小菲佳。罪行被揭露以后，在囚犯队里被谢尔盖抛弃、羞辱，她终于忍无可忍，猛然扑向情敌，拽住她一同投江自尽。作者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刻划出了男女主人公鲜明的形象，再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残酷与腐朽。这部作品当时就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评价，发表在他所主编的《时代》杂志上。一九三四年，苏联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将

它改编为同名歌剧，在莫斯科音乐剧院上演。一九六二年，这部歌剧改名为《卡捷琳娜·伊兹迈依诺娃》。一九八一年，苏联为了纪念列斯科夫一百五十周年诞辰，又将它搬上了银幕。

列斯科夫的优秀作品的另一特点是它深刻的讽刺性。在他的整个创作中，讽刺占有重要的地位。《哨兵》就是一篇很出色的讽刺作品。皇宫卫队的一名普通士兵波斯特尼柯夫在冬宫门前站岗的时候，出于同情和怜悯心，离开岗亭，救起了一名失足落水者。照理，他的行动应该受到赞扬，但是结果反而受到重责。作者通过巧妙的构思，把一大群军警官吏包括营长、残废军官、警察所长、警察总局局长，全部拖了出来，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些人与纯朴善良的普通士兵相比，显得多么昏庸、低级、无耻！然而他们却在统治着人民。作者不仅对他们作了无情的揭露，而且敢于将矛头指向最高的统治者——皇帝，敢于指向沙皇制度。

讽刺的深刻，不在于用词的刻薄、尖锐，而在于讽刺的典型性。《钢铁意志》在这方面是比较成功的。作者以冷静、细致的笔触，夸张的手法，塑造了一个狂妄、固执到荒唐可笑地步的德国工程师的形象。这部作品无疑是反对日耳曼民族优越论的，而且带有泛斯拉夫主义的色彩。一九四二年正当德国法西斯蹂躏苏联的时候，《星》杂志曾将这部几十年前的古典作品重新发表，对于振奋苏联军

民的反法西斯斗志，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更为深刻的是，作为一个讽刺文学的典型，主人公彼克托拉里斯远远超出了民族的界线。它是一种思想，一种性格的代表。我们知道，没有典型意义的讽刺，是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反观列斯科夫污蔑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讽刺其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是这些讽刺是脱离现实的、不真实的，因而也是不典型的。

列斯科夫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经常在作品中直接站出来进行说教。即使在历史题材的作品中，也是如此。他善于再现历史的时代特色，并力图将历史的再现与现实的说教结合起来。看来，他不是为历史而写历史。因此，他的历史题材的作品现实性很强。

作者特别喜欢写回忆录。《吓人的魔鬼》就是这一类型作品的代表，贯注着作者热烈而真挚的感情，使人读来感到非常真切。读这篇小说，你会身不由己地跟着作者一道，去领略农奴制度下俄国农村的风貌。那是一幅愚昧、荒唐、悲惨的图画。心地纯朴、品德高尚的谢立万，由于同情刽子手女儿的痛苦遭遇，受尽了污蔑和打击。他尽做好事，但招来的是人们的蔑视和鄙弃。那是一个多么不平的世界！那是黑白颠倒、人鬼不分的世界，好人简直活不下去！这就是作者笔下沙俄时代的农村！人们读了《吓人的魔鬼》之后，必然得出结论：真正

吓人的魔鬼不是谢立万，而是罪恶的农奴制度。作者虽然没有这么说，而且没有一点类似的暗示，但作品给读者留下的结论，却只能如此。这，也许是批判现实主义优秀作品的共同特征吧。

收入这个译本的七个中短篇小说，译自莫斯科工人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尼·谢·列斯科夫中短篇小说集》。

老翻译家戈宝权同志对本书的出版深为关怀，并欣然握管题签。谨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译者谨识

1981年10月于长沙岳麓山下